

# 打開密檔

## 「院藏清代歷史文書珍品」展覽概述

鄭永昌

國立故宮博物院自二〇一七年七月一日起，以常設展性質，於正館一〇三陳列室以「院藏清代歷史文書珍品」為題，每三個月輪換展件，擬將院藏近四十萬件清代檔案文獻，透過展覽逐次展示。這批數量豐富的清代檔案，既是清代時期政府公務活動留下的證據；也因其屬機密文書性質，致外界根本無法接觸窺探而引發許多想像與好奇。本展覽將以往深藏大內的官書檔案公諸於世，一方面使觀眾對清代文書有進一步認識，也可以從中打開文獻背後少為人知的大清王朝政治秘辛。



院藏清代  
歷史文書  
珍品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s Collection  
of Qing Dynasty  
Historical Documents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這是一句我們耳熟能詳的話，但你可知道皇帝對天下臣民頒佈詔書時，必須經過什麼程序將國家重要大事公告天下？清代皇帝一天的公務生活又是怎麼樣渡過？他們對大臣上呈

的摺子有那些批示？而充當皇帝顧問，職掌樞機的軍機處組織，也負有編纂與整理檔冊的任務，但這些機密檔冊包含著那些文書呢，或許大家都感到好奇？至於曾在兩岸三地引發熱潮，廣受大眾歡迎的清宮戲

「後宮甄嬛傳」，其歷史人物原型又是誰呢？透過「清代歷史文書珍品」展覽，分別以「詔書故事」、「官修史書」、「硃批奏摺」、「奏摺錄副」、「軍機檔冊」及「人物傳記」六個單元，以最原始的歷





圖2 《唐土名勝圖會》〈金鳳采雲圖〉 日本文化3年（1806）大阪書肆龍章堂刊朱墨套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崇慶皇太后加徽號詔〉 乾隆20年6月初7日 故關00000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詔書故事**

每一件詔書，幾乎可以說都承載著一個故事，這是因為頒詔是國家大事，當國家出現重大事件，或舉辦隆重慶典之際，皇帝必須向全國臣民宣達。所謂重要事件，例如新皇帝登基、大婚、親政、駕崩、罪己、

退位、入承大統、帝后合祔太廟、上皇太后徽號以及立憲革新等，都透過詔書使天下臣民知曉。

清代關於如何頒佈詔書的程序，《大清會典》一書有完整詳細的紀錄。從內閣奉旨擬詔，經皇帝批准後，正式以滿、漢文兩種書體，墨筆楷書，端寫於黃紙上。頒詔當天，禮部鴻臚寺、鑾儀衛、工部等官員各司其職，協助典禮進行，文武各官朝服於金水橋前謹候，最後由禮部官員將詔書恭奉至天安門樓上宣讀，象徵佈告天下。讀畢，將詔書放入朵雲盤，以金鳳從天安門樓上腳下，隨送至禮部分抄謄黃多份，最後經由驛站分送全國各省及外邦藩屬等地。一本十九世紀初期在日本江戶發行的《唐土名勝圖會》，適繪著北京天安門頒詔情形，得以讓我們有更進一步的解。（圖一、二）

史紀錄，以最一手的文獻史料，藉由展覽看清史，或許有助於我們對清代歷史的認識。

又本次展覽更另闢專區，以「斯土斯民—臺灣文獻與原住民史料」為題，將院藏清代臺灣典籍檔案、志書輿圖與契約文書各分小單元呈現。這些文獻史料，均涉及本地境內風土民情、物產衣食、官治文教以及社會動亂等，提供民衆探尋臺灣三百年間社會面貌與本地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的一手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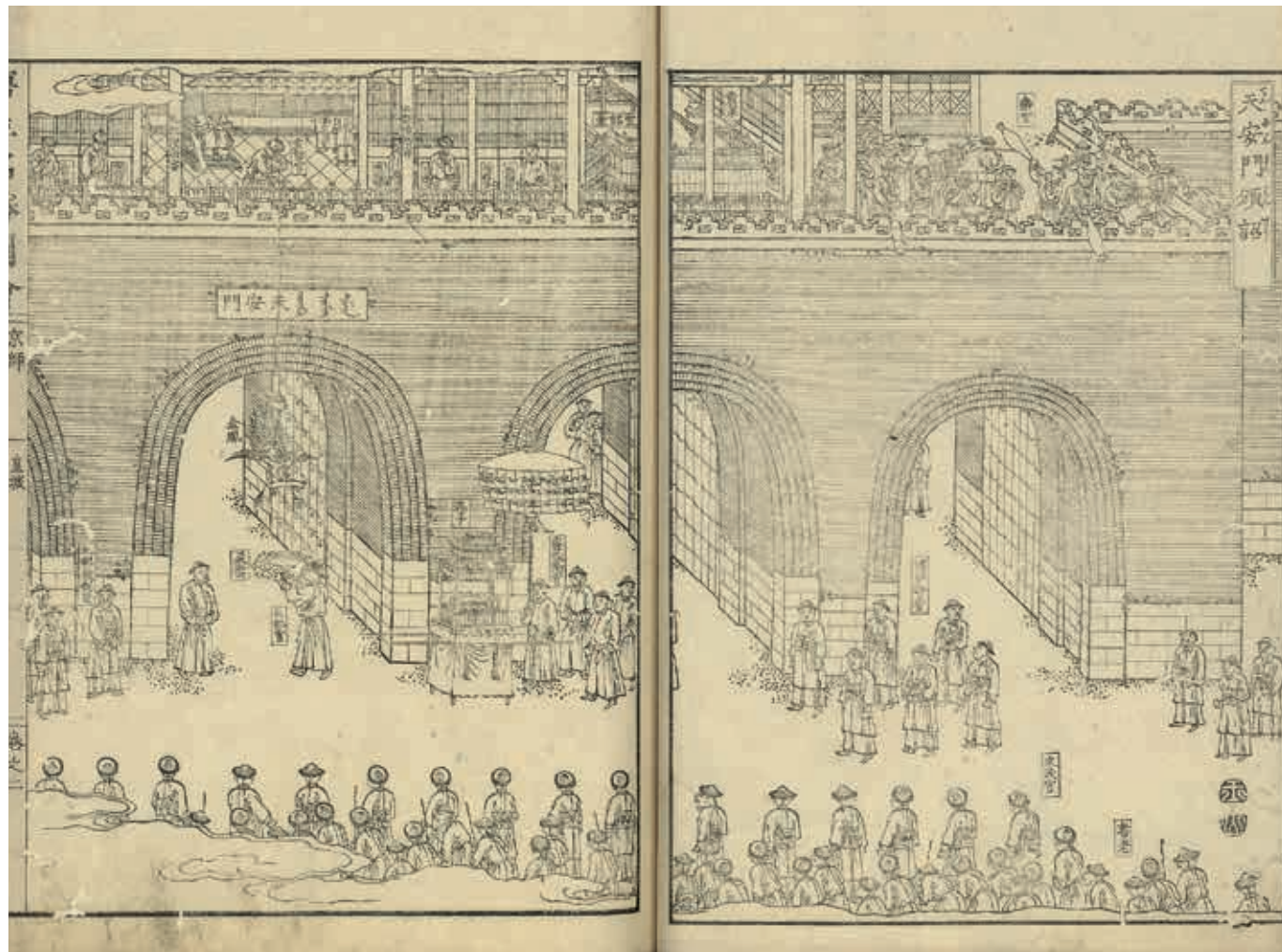


圖1 《唐土名勝圖會》〈天安門頒詔〉 日本文化3年（1806）大阪書肆龍章堂刊朱墨套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清代歷朝皇帝《聖訓》 清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富貴，直至八十六歲高齡去世。乾隆皇帝一生侍母至孝，固然由於皇帝當以孝治天下；而研究也指出，正由於其生母早年受盡冷落，當弘曆登基後，盡其一切彌補母親，每遇大典，必為母親上徽號；每有巡幸，必奉母同行，本展件正是反映乾隆皇帝侍母純孝的其中一例。



圖8 《欽定續三通》與《皇朝三通》 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官修史書**  
官書係指清代官方的出版品。皇帝因特定編纂目的，下旨設置史館，並委派重臣組織成員監督編寫的書籍。官書出版主要要由內閣大學士或軍機大臣領銜，下以翰林院或軍機處官員執筆撰寫。清帝設館修書名稱繁多，例如為編寫皇帝實錄的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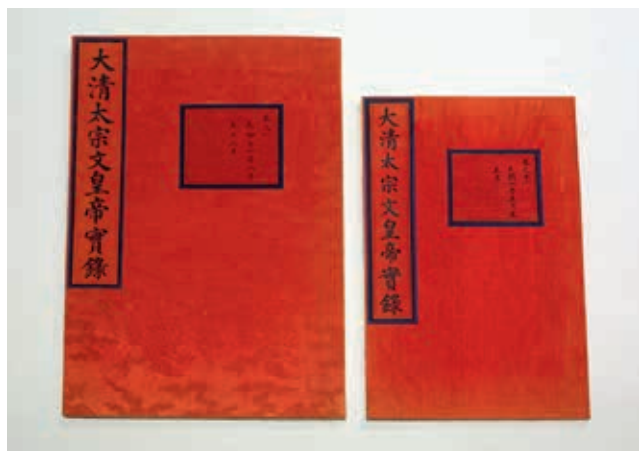


圖9 清代《實錄》大、小紅綾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館、負責記錄皇帝起居與公務活動的起居注館、纂輯國史紀傳史書的國史館、蒐集皇帝言論的聖訓館、彙編軍事資料的方略館、以及為整理編撰國家法制典章的會典館與三通館等。(圖五~八)  
透過史館等組織，清代歷朝先後出版了大量裝幀氣派，書寫精美的官書。例如記錄前朝皇帝一生政績的清代歷朝《實錄》，分別繕寫出大、小紅綾本(圖九)，大紅綾本貯存於北京皇史宬及盛京崇禎閣，小紅綾本則放置於乾清宮與內閣實錄庫。修成後深藏宮中，僅供皇帝一人披閱，作



圖5 清 阿桂等奉勅撰 《皇清開國方略》 清乾隆54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詔書，係以滿、漢文兩種字體書寫，滿文在左，漢文在右，前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起首，中間敘述頒詔內容，文末多以「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或「布



圖4 崇慶皇太后肖像 引自《清史圖典》，第5冊。



圖6 清 傅恒等奉勅撰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 清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告中外，咸使聞知」等語，再以滿漢文合璧之「皇帝之寶」(滿文羅馬拼音[huoobai])印璽，鈐蓋於詔文後年號與日期上。每件詔書，承載著一段故事，由是反映出清代宮廷政治、帝后關係、國家施政以及禮制大典的情況。本次展覽特選出院藏〈崇慶皇太后加徽號詔〉(圖三)，這是一份深藏庫房的殘缺原件，經過長達半年多時間修裱完成，並於此次公開展示的珍品文書。

崇慶皇太后(一六九三~一七七七)(圖四)，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奉旨配享四子胤禛(一六七八~一七三五，即後來雍正皇帝)。五十年(一七一)生弘曆(一七一~一七九九，即後來乾隆皇帝)。胤禛繼位後，鈕祜祿氏先後被封熹妃、熹貴妃。弘曆登基後，尊封為皇太后，上徽號「崇慶」二字。此後每逢母后聖誕或國家重大典禮，均加徽號。統計她生前共晉徽號九次，自二字累加至十八字。本展件即為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清廷用兵西北，平定準噶爾蒙古，拓疆萬里，為國家一大盛事。乾隆皇帝遂以祝賀之名，第六次晉母后徽號，以表孝道。

清宮戲「後宮甄嬛傳」人物原型，即是描述這位鈕祜祿氏。然而戲劇與史實多有出入，清史學者郭成康先生即提出了官書紀錄上不同的研究。據指出乾隆生母出身寒微，在秀女揀選中以侍女身份(號為格格)入侍胤禛府邸。後偶然機遇下，因細心照料患有傳染病的胤禛直至康復，得被寵幸而生下弘曆。鈕祜祿氏一生僅生一子，反映出胤禛對她並無多深感情，卻也正因為有此子弘曆，讓她後半生享盡榮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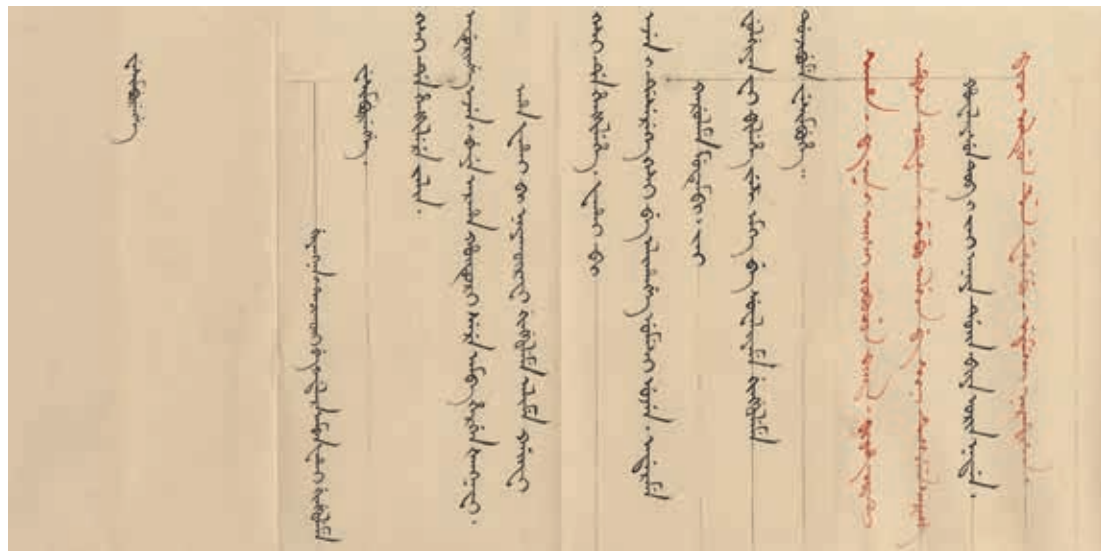


圖13 雍正2年4月27日 江南學政法海滿文摺 故宮15668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康熙56年9月22日 廣州將軍管源忠奏摺 故宮00220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清代歷朝《起居注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雍正元年4月初5日 湖廣總督楊宗仁請安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康熙20年《起居注冊》 黃綾定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奏摺是清代官員報告地方事務，或向皇帝請安謝恩的一種文書；它是沿襲清代以前題奏本章制度，逐漸改良發展而產生的獨特官方文書。清代奏摺制度開始推行於康熙時期，確立於雍正年間，乾隆朝以後成為定制，扮演著官員與皇帝之間溝通的重要媒介。(圖十一)

院藏奏摺約計十五萬八千餘件，其使用文字可分為滿字摺(或稱清字摺)(圖十三)、漢字摺以及滿漢合璧摺，奏摺內容涵蓋地方政務、軍事戰爭、民情風俗、農業經濟、治安教育，以及皇室內政、人事任免等。清代皇帝在批示大臣的奏摺時，經常提醒他們奏摺當小心慎重，消息不能洩漏，不可假手於人；而歷朝皇帝更是親自批閱，過程機密，透過全國各地官員的奏報，君主得以洞悉天下利弊得失，構成清代獨特的「奏摺政治」。(圖十四)

這些高度機密的奏摺文書，不僅是研究清代重要事件的原始文獻，也是分析清代皇帝個性及其治國理念的主要手段；而奏摺上的硃批由於完全來自皇帝親筆墨蹟，更是探討清代皇帝書法特色的最佳材料。但必須指出的是，清代硃批奏摺所以

的認識。

### 硃批奏摺、錄副及其附件

展覽第三、四單元，將集中展示院藏清代奏摺、奏摺錄副及奏摺附件，讓參觀民眾對清代奏摺及其相關文書能有較全面的

痕跡。(圖十、十一)

然而，隨著清代國勢式微，《起居注冊》的編纂也確實反映國家財政的衰敗與史館組織的鬆弛。其書冊外觀大小，自清初至清末逐漸縮小；裝幀用料也從原來綾布改以黃紙，隱約透露著朝代盛衰變遷的

為皇帝治世參考，就連親近大臣也不能寓目。

黃綾本《起居注冊》，是以日記體形式寫成的官書。由內閣翰林院的起居注官員，秉持傳統史學精神，據實直書皇帝一天起居言動與公務活動。乾隆年間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〇四)擔任起居注官，曾撰詩將這部官書價值比喻為「人間第一書」：

時改年年注起居，編成常屆歲收除，尋常卷帙休標擬，此是人間第一書。紀月編年例發凡，卷分廿四密瑤函，一言一動無虛美，特許儒臣手自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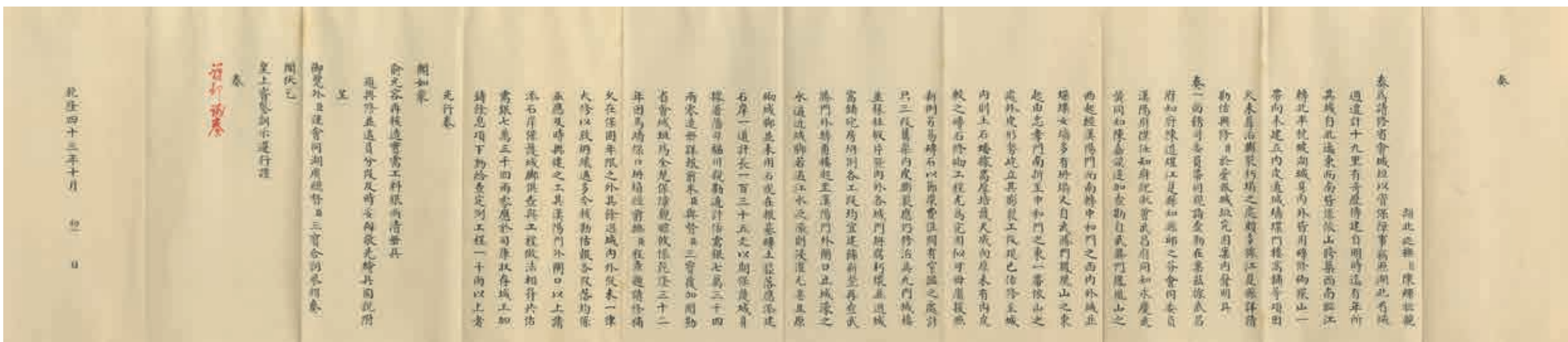


圖15 乾隆43年10月初2日 湖北巡撫陳輝祖奏摺 故宮06224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能夠保存下來，自然要感謝雍正皇帝。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十一月二十七日，雍正皇帝剛即位不久，隨即向全國滿漢文武官員下旨，凡奉有硃批的奏摺，必須回



圖16 《武昌城垣圖》 乾隆43年10月初2日 湖北巡撫陳輝祖奏摺附圖 故機021430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乾隆43年10月初2日 湖北巡撫陳輝祖奏摺錄副 故機02143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繳宮中，自後遂成定例。及至軍機處成立後，凡經皇帝批示者，皆發予軍機處官員抄錄副本，以備存查或鈔發相關部會承辦的文件。一般奏摺交由軍機處方略館供事抄寫，而事涉機密者，則由軍機章京負責抄錄。這些大多以行、草書體抄錄，被稱為奏摺錄副的抄件，由於內容與奏摺原件相同，當今天原件早已散佚後，可作為重要的副件資料，而最初錄副的抄寫人必須在摺面上摘要具奏事由、註明原件所附的清單或繪圖件數以及奉硃批日期，更詳細提供今人了解清代奏摺制度推行過程的重要訊息。錄副完成後的原件大多發還給具奏人，而這些錄副文書以及原件所附資料，率皆存案備查，按月歸包。

在此以院藏湖北巡撫陳輝祖（？～一七八三）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十月初二日奏請修葺武昌府城垣並添建沿江護城石岸的各摺件及附圖為例，進一步說明清代奏摺、錄副與附件的關係。（圖十五）為陳輝祖十月初二日奏摺原件，由於武昌城垣日久多處坍塌，亟需整建。陳輝祖經勘查後奏請重新修葺，並繪《武昌城垣圖》（圖十六），將城牆倒塌裂與城樓朽壞各處逐一繪圖貼說呈覽。摺後有乾隆皇帝「該部議奏」的硃批，從具奏內容

可知，此案是奉旨交工部商議後再行奏請討論。陳輝祖的奏摺錄副，摺面清楚標註著具奏人姓名、具奏事由摘要、附件數以及十月二十三日奉硃批日期。（圖十七）據此計算，十月初二日陳輝祖上呈的奏摺，是在三週後到達乾隆皇帝的手上批閱。至於錄副摺面居中「奏」字下註「交」與「圖一不交」兩處，應是指原件經錄副後，摺件交工部商議討論，而原件附圖則不需送交，直接按月歸包存查。院藏軍機處抄存的摺件及附件輿圖，總計約近十九萬件，數量相當豐富，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 軍機處檔冊

清代軍機處除抄錄奏摺副本外，也依經辦之文件，整理分類，以楷書謄錄，裝釘成冊，迄清代末年，持續不斷，累積了豐富的軍機處檔冊文獻。由於檔冊歷經多年翻檢易致損壞，為了保持文書的完整以供機關辦公調閱，按例滿文檔案每屆五年，漢文檔案每屆三年，由軍機大臣奏准重新謄寫另繕，以防闕失。從中反映清代政府對國家檔案管理、維護與保存的謹慎態度。院藏清代軍機處檔冊共三十餘種，二萬餘冊，依其性質可分為目錄類、諭旨類、





圖21 《月摺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2 《收發電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隨手登記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方本《上諭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0 專案類檔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專案類、奏事類與電報類等。本次展覽精選其中數量較豐與保存較完整者逐一規劃展出。

展出之目錄類檔冊如《隨手登記檔》（圖十八），是軍機處值日章京將當天皇帝批示後發下的摺件，依次登錄，其性質類似今天的公文收發簿。所記內容包括奉硃批之發交日期、具奏者姓名，摘由與硃批內容。其稱「隨手」者，意謂不可積壓，

隨到隨錄，積半年兩季裝釘成一冊，全年兩冊，道光中葉後國事日繁，諭旨摺件日多，遂改成按季裝釘，一年四冊。清代前期，遇正月元旦例不收發公文，為取吉祥之意，是日俱在簿上敬書「太平無事」；道咸年間，國內多事，元旦亦有呈遞公文，乃開始改書「吉事有祥」，從公文收發登錄，亦足反映清代國事變遷的軌跡。

院藏諭旨類檔冊主要收錄清代皇帝因

逐日抄繕成冊之檔案。內容約可分三大類：一、用兵鄰封之檔冊，如《緬檔》、《廓爾喀檔》等；二、剿辦秘密宗教或民變檔冊，如《東案檔》、《剿捕檔》等；三、平定少數民族動亂，如《苗匪檔》、《金川檔》等，詳細收錄清代重大事件發生經過以及清廷具體的處理過程。

奏事類檔冊的選件則有軍機處將已奉硃批或未奉硃批的奏摺逐日抄錄，按月裝

釘而成的《月摺檔》（圖二一），其與前述將錄副摺件及其附件按月歸包所稱的「月摺包」，內容上相近卻又屬性不同，《月摺檔》是一種檔冊，「月摺包」則是按月成包的文件。

電報類檔冊院藏《收發電檔》（圖二二），反映清末隨著全國電報網敷設完成，開啓了晚清政府通訊近代化的歷程。地方官員奏報與朝廷傳達諭旨相繼透過電

報，揭開清代文書傳遞的重大革新。院藏電報類檔冊集中於清末宣統年間，文字簡短，但內容廣泛，是研究清末築路開礦、金融商貿、教案民變、外交僑務、革命運動與軍事戰爭等一手史料。

### 人物傳記

人物列傳是中國歷代官方纂修正史中所佔卷次最為龐大的部分，其沿襲司馬遷（前一四五或前一三五）前九十）撰《史記》的紀傳體，成為歷代編修國史人物傳記的體例。本院所藏有關清代人物傳記檔案，主要分為傳包、傳稿、《國史大臣列傳》以及長編檔冊四種。

傳包是清朝國史館纂修傳記自民間及各機關彙集而來的文獻，整理成以人為單位的「傳包」，數量約三千五百餘包，內容多樣，其中包含事蹟冊、行狀、履歷、年譜、文集、奏摺、訃聞等。

傳稿為清代國史館與民初清史館兩機構累年編纂人物傳記的原稿，數量約八千三百餘冊。因其非定本，故統稱為「傳稿」，因其不乏一人多稿，各稿經相互比對，提供今人了解當年國史館修史諸臣撰





圖26 《長編總冊》、《長編總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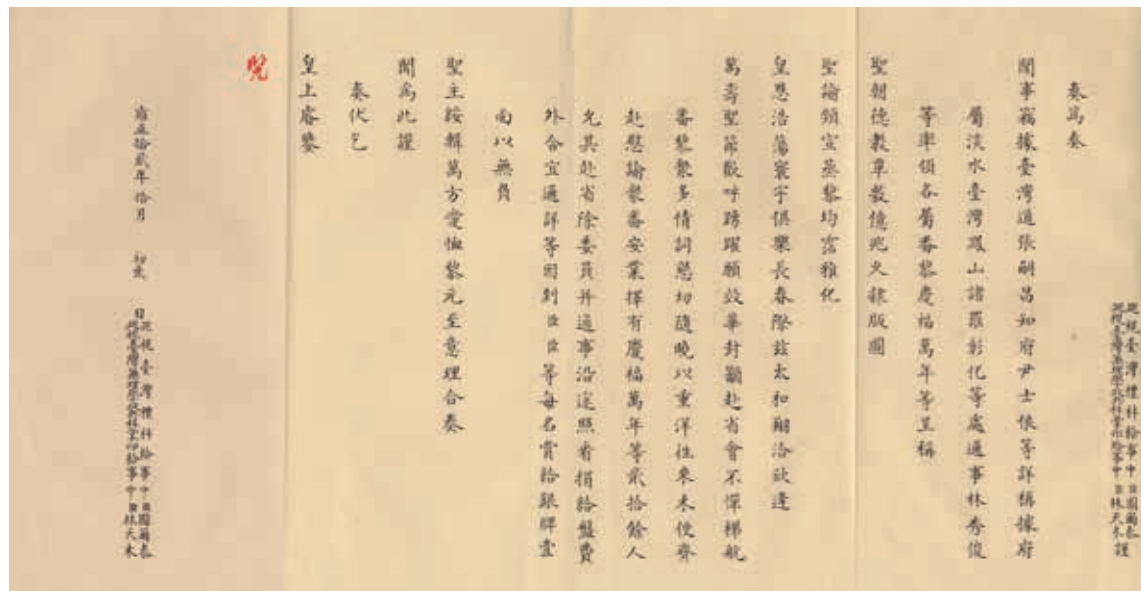


圖27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二日 圖爾泰等奏摺 故宮00705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3 丁寶楨傳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4 丁寶楨傳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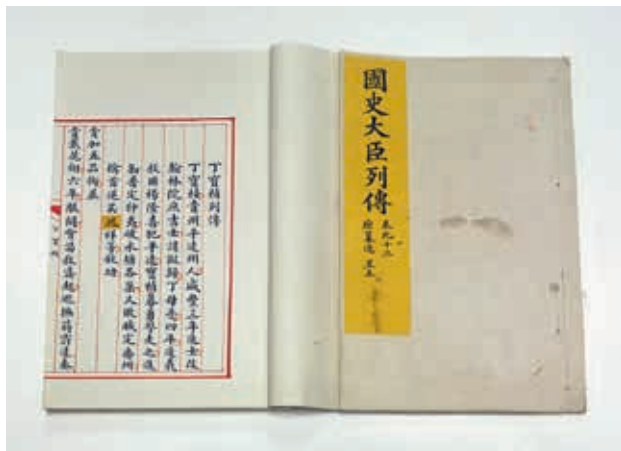


圖25 丁寶楨列傳 收入《國史大臣列傳》卷115 清國史館原稿進呈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寫傳記過程中增刪痕跡，也說明清代政府對人物行事的評價準則，具有相當史料價值。

《國史大臣列傳》是清國史館將傳包、傳稿為基礎編撰成卷後上呈皇帝御覽的進呈本。院藏清代《國史大臣列傳》進呈本多

屬乾隆朝以降朱絲欄寫本居多，有原纂本、續纂本、改訂本與定本等，約有二千七百餘冊。

本次展覽選出晚清丁寶楨（一八二〇～一八八六）的傳包（圖二三）、傳稿（圖二四）以及收錄於《國史大臣列傳》

卷一一五的〈丁寶楨列傳〉。（圖二五）丁寶楨，字稚璜，貴州平遠州人。咸豐三年（一八五三）進士，歷任湖南岳州府知府、長沙知府、山東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及四川總督等職。任內曾參與平定苗民、剿平白蓮教與鎮壓捻匪等動亂。同治八年（一八六九），慈禧太后寵監安德海違制出京，矯稱採辦私抵山東，丁寶楨捉拿審實，將其斬殺於濟南，得名於時。寶楨任上致力整頓鹽務、興修河工，革新營伍。光緒初年，先後在山東成立機器局，督川期間又創設四川機器局，加強西南邊防。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任上病逝，追贈





圖30 道光21年4月〈蔴薯舊社屯首潘茅格大完等全立認鑒給文字〉 普贈000620 臺中東勢詹氏家族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化教育與民俗宗教等方面，透過各項圖說，十八世紀中期清代臺灣政經社會發展樣貌隨之躍然紙上。

此外，本院近年入藏的一批臺灣民間地契文書，補充了院藏清代臺灣史料以官方文獻佔多數的缺點。透過民間地契文書，訴說出十八世紀閩粵人民陸續移墾臺灣的情況，也見證臺灣土地拓墾與租借關係中漢人與原住民經濟互動接觸的過程。如選件的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蔴薯舊社屯首潘茅格大完等全立認鑒給文字〉（圖三十），即是一件來自廣東潮州府饒平縣詹家祖先在十八、九世紀間入墾臺中東勢地區，從當地平埔族岸裡社蔴薯舊社屯首租佃佃

耕的紀錄，是一份極具代表性的地契文書史料。

**小結**

院藏清代歷史文書包括奏摺官書、檔冊輿圖以及方志文集，種類繁多，數量可觀。以往本院以「古籍與密檔—院藏圖書文獻珍品展」為題，於正館一〇三陳列室將古籍善本與清宮密檔，各以展場一半分別展示，惟有限且狹小的展覽空間，實難滿足民衆對本院典藏的參觀期待。圖書文獻處特重新規劃，一〇三陳列室以展示清代歷史文書，一〇四陳列室則重點展示圖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圖28 〈諸羅縣內山阿里等社歸化生番婦〉《皇清職貢圖》卷3 清嘉慶10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9 〈捐建北門兵丁義塚圖說〉 收入清 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清乾隆年間紙本彩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太子太保銜，諡文誠，入賢良祠，並准於四川、山東及貴州建祠祭祀。圖中有關丁寶楨傳記資料，將可扼要了解其生平事跡。

至於長編檔冊，是清國史館為纂修國史人物，其所屬之長編處將取自各政府機關的人物資料，摘錄內容，按年成冊者，稱為《長編總檔》，又依人物編年，另成《長編總冊》，屬於總檔的索引目錄。院藏長編檔冊始自乾隆年間，迄於光緒，共

三千四百七十餘冊。（圖二六）

**斯士斯民·臺灣史料**

院藏清代典籍檔案、志書圖冊、契約文書等史料亦蘊含豐富的臺灣與原住民文獻，提供民衆探尋三百年來臺灣社會發展與本地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的一手史料。其中包括清代閩臺地方官員進呈的奏摺與官

民撰修的方志、文集等，具體描述臺灣的風土民情、物產衣食、官治文教、民間信仰與戰爭動亂情形；輿圖畫冊中亦不乏本地自然風土的生動描繪，而民間契據文書更如實反映大陸移民來臺拓墾及漢原互動情況。

展覽選件之一，是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十月初二日巡臺御史圖爾泰與林天木兩人聯名向皇帝上呈的摺子（圖二七），奏稱臺灣通事林秀俊為即將來臨的皇帝萬壽（十月三十日），懇請代奏願率全臺原住民渡海赴省祝嘏的情況，從中反映十八世紀初期清代官方與臺灣原住民互動的一頁。除了奏摺等史料外，清代《皇清職貢圖》（圖二八）等官書中，圖文並茂描述臺灣原住民的風土民情與服飾技藝，圖像雖然摻雜傳說或想像成分而未盡寫實，但資料反映十八世紀官方對臺灣原住民的認識，具體而微地體現臺灣社會民族多元樣貌。

至於輿圖畫冊方面資料，本展覽特選院藏清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臺灣知府蔣元樞（一七三八—一七八一）繪製呈進的《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圖二九），描繪其任上推動臺灣地方各項建設的成果，其中包括公共建設、城池武備、民生經濟、

**參考書目**

1. 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三。
2. 馮明珠，〈院藏傳包資料述例〉，《故宮文物月刊》第三六期，一九八六，頁二八—三五。
3. 馮明珠，〈細說院藏「詔書」〉，《故宮文物月刊》第二六二期，二〇〇五，頁三六—四九。
4. 王耀庭、馮明珠主編，《妙筆生華：書畫文獻》，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六。
5. 馮明珠，〈職貢圖—故宮十八世紀的臺灣原住民畫像考〉，《故宮文物月刊》第二七七期，二〇〇六，頁一六—三一。
6. 馮明珠主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七。
7. 馮明珠，〈鉅編零簡·匯為淵藪——「史館檔」的滄桑與展望〉，《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四卷第四期，二〇〇七，頁一九—四八。
8. 馮明珠、李天鳴主編，《臺中東勢詹家清水黃家古文書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八。
9. 宋兆霖主編，《履跡：臺灣原住民族文獻圖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三。
10. 莊吉發，《清代奏摺制度》，北京：故宮出版社，二〇一六。
11. 陳熙遠編著，《皇帝的第一道與最後一道命令》，臺北：中研院史語所，二〇一六。